



為什麼要重讀《斯通納》



如果不是因為朋友推薦，我很難會買下這本不論書名抑或封面都欠缺吸引力的《斯通納》。讀過後，我才發覺，書封上的一摞書冊（這種純色封面的書大概只會出現在大學圖書館裡）以及主人公的姓氏斯通納（Stoner 在英文中有「琢石者」之意）都有明顯的象徵意味，看似平淡，卻意味深長。 文：李夢

不少書評文章中都提到，《斯通納》講的是一個普通人的故事，然而在我看來，「普通人」這個詞用在此，仍顯得有些寬泛且模糊。究竟我們該以何種標準界定「普通」？職業，財富，地位，抑或其它？按照慣常的標準，書中主人公斯通納其實算不得「普通」：密蘇里大學文學系助理教授，熱愛文學並以此為業，娶了當地銀行家的女兒，與女同事談過一場轟轟烈烈的婚外戀，一生有三兩知己相伴，得閒聊情懷與理想。

對於不那麼功利的我們來說，斯通納這一生雖並未達至世俗意義上的功名成就，卻真實而飽滿：愛過，恨過，執著過，也灑脫地放手過。英國書評人 Julian Barnes 稱這部小說字裡行間「迴蕩著悲傷的情緒」。的確，與其說斯通納是一個普通人，不如稱他為「悲觀主義者」更恰切。他讀過太多關於愛情與生死的中世紀詩歌，一定早知這人生註定無趣又無聊。他從未以過分浪漫的眼光看待生活；在遇到雞肋般的婚姻以及莫須有的苛責與刁難時，也能泰然處之。

「泰然」這個詞，在相當程度上解釋了斯通納的人生哲學。除去為了堅持原則而在某次論文答辯上與系主任 Lomax 鬧僵之外，斯通納的日子過得相當平淡，絕少與他人爭執吵鬧。婚姻出現危機的時候，他沉默；父親的葬禮上，他沉默；甚至面對愛人凱瑟琳的無奈離別時，他依然以近乎

病態的沉默示人。而且，作者 John Williams 在描畫主人公一生頗具轉捩意味的瞬間時，也用了相當平靜與克制的語氣。「結婚不足一個月，他便知道自己的婚姻是一場失敗」，「他將母親葬在父親身旁」，「垂暮之年的斯通納感覺自己像是從一場綿長的睡眠中醒來」……這些出現在關鍵章節與段落均短小，不事渲染卻擲地有聲，像一汪湖水，表面平靜安寧，內裡洶湧澎湃。太冷靜，冷靜得懾人。

平凡日子中的西西弗斯
斯通納與我們慣常在文學作品中見到的小人物不同，他不懦弱，不人云亦云，也不曾被貧富分化嚴重的社會扭曲了性格。他的克制並非妥協，正相反，在面對強權的時候，他表現出的堅守與果決遠勝常人，無怪作者曾說：「我覺得斯通納是個英雄」。

如是堅毅隱忍性格，與斯通納的成長環境脫不開關聯。他在密蘇里鄉間長大，小年紀便懂得「職責」之重要。他在父母安排下離家，去新近成立的農學院讀書，本為學成歸鄉照料家中農田，卻被一堂文學課徹底改變了人生。大學畢業後，斯通納留在城裡，娶妻生子，漸漸褪去「鄉下人」外衣，嘗試融入城裡生活，儘管這一嘗試時常顯得笨拙。作者並未刻意渲染「進城」帶給主人公時空以及心理上的轉

變，但「由城及鄉」這一題旨卻在當下人口和資本流動頻密的語境中，找到了異常契合的參照。

這或許解釋了為什麼《斯通納》在沉寂近半世紀後，最近數年忽然流行起來的原因。如今在城市定居的男女，有相當一部分是年少時離家闖天下的鄉下孩子。當人到中年，繁華散去塵埃落定的時候，《斯通納》無疑勾起你我沉寂許久的鄉愁。翻動書頁，故鄉的山色與天空一幀幀倒回當年；讀罷合上書，宛若經歷一場深沉而悲傷的人生旅程。這無疑是小說《斯通納》在立意上的最成功之處——從作者看似不動聲色的敘述中，讀者內心深處被忽視的微妙悸動與失落，結實地、不帶修飾地落在紙面上。

斯通納的名字，每每讓我想到希臘神話中推石頭的西西弗斯。在永無休止的推石上山中，西西弗斯消耗着自己的生命；在一復一日的授課與寫作中，斯通納過完自己的一生。然而，在我看來，唯有斯通納這類西西弗斯式的悲情角色，才足以照亮平凡生活的英雄夢想。他們看似重複，少人在意的勞作背後，有巨大且恒常的信念支撐。很多時候，正能量滿滿的、直指成功的努力，並不足以承載生活的厚重深沉。當「因為……所以……」的定式消解，生命之原色才得以呈現。

文壇的江湖景色

在范仲淹那裡，江湖是相對於廟堂而言的。但文壇究竟要與廟堂保持多少距離的問題，常常困擾身處其境的人。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以己之長輕人之短，有的時候相輕也未必不好，文學本來就需要多樣性，你有你自信的拿手之處，我有我堅持的得意，內心還是彼此在欣賞「敵手」的努力，因為最高的蔑視是無言。如果廟堂的規則缺乏包容，結果就是「個體的思想自由、豐富的想像力、個性的創造了受到抹殺，梁實秋式的自由活潑而又沖淡雅致的散文銷聲匿跡了。文學選擇了功利，戴上面具，唱一樣的高調，文學變得粗糙和荒誕。」

作者作為編審、主編和作家，長年與文壇大師們交往，以對於民國以來文壇的熟悉程度，用引人入勝的情節，為讀者提供了很多有意思的材料和獨到的分析，有幾處足以讓人改變已有的看法。本書開篇論胡適與魯迅的關係，他肯定了兩人的文化人格中，都有兼濟天下之襟懷，但胡適追求的是達觀、寬容、平靜、深邃，魯迅則為真理不惜赴湯蹈火，是金剛怒目的吶喊與抗爭的精神，兩者共同構築了新文化運動的精神內核。但「大凡天賦異稟的天才作家，皆個性鮮明，蔑視權威，善於表現自我，張揚個性精神。」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江湖，更何況「名滿天下，謗亦隨之」。胡適曾遭「群毆」；想要讓魯迅閉嘴，或者進監獄的大有人在。連家庭中，一直受他照顧的弟弟周作人也要與他反目，原因在於「被漠視者是會以他獨特的方式，懲罰強者，這似乎是一

種定律。」廈門大學的吳爾芬說：當時校長林文慶和魯迅吃飯時說，校主陳嘉庚不容易，社會上捐款這麼難，如果有人捐一塊錢，都是我們的恩人，我們都要感謝他。魯迅馬上拿出一塊錢來，要看看他如何感恩，弄得林文慶很尷尬。這是魯迅不夠寬容的一面，但豈不有趣？

魯迅說：「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為不稱（蔣介石）『主席』而鬧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所以我稱他主席！」這明明是把矛頭對向蔣介石的，作者卻說這是在攻擊胡適，這裡似乎有點令人費解。作者也看出了「魯迅對周揚等人的作為極度厭惡。痛斥徐懋庸，意在批評周揚。」卻又對魯迅罵徐懋庸「以文壇皇帝自居」的指桑罵槐不理解，後來周揚受到批評時，可憐的徐懋庸說：「周揚想把我當肥皂，以我的消失洗淨他的責任。」他是個小人物，攪和進了勇赴戰場的巨流與流間的紛爭，巨人不被允許存在了，流氓便大得其勢。等到他說：「敵手友乎，余惟自問」的時候，一切都沒有意義了。他沒有沈從文那樣的文學成就，也沒有沈從文那樣的定力。

劉文典現在很少有人提起了，但他主張每個人



《斯通納》隱姓埋名50年

1965年，《斯通納》出版，然而直到50年後，它才贏得該有的名聲。當年，43歲的John Williams四處投稿，七次被拒後終被 Viking Press 簽下《斯通納》書稿，之後一年僅賣出2,000冊後絕版。英國的 Longman 出版社在70年代將其重版，亦改變不了銷售慘淡的命運。截止至1994年，兩個版本的《斯通納》共賣出不到一萬冊。

在之後的數十年中，《斯通納》從來沒有進入過主流大眾的視野，但在書迷的圈子中，它有其獨特的口碑和地位。這本書就像它裡面的主人公一樣，平凡的外殼下，有屬於它自己的精彩。

機緣之下，2006年《斯通納》重新在美國出版，卻收到驚人反饋，《衛報》、《紐約時報》、《時代》周刊等主流媒體紛紛報道，它也頻頻被收入名人的私藏書單中。一瞬間，好像人人都在讀《斯通納》。Tom Hanks 公開表示對它愛不釋手，Ian McEwan 稱其為「一部送給所有熱愛文學之人的傳奇」，《紐約時報》更是毫不吝溢美之辭，稱其為世上罕有的「完美小說」。

之後《斯通納》一路大賣，熱潮延燒到國際書市，從2013年開始頻頻登上法國、意大利等多個國家的暢銷書榜。2015年，三大電影製作公司在法國戛納電影節聯合宣佈啟動對《斯通納》的改編計劃，將這股熱潮推向頂峰。上海的世紀文景也看準機會，在去年底推出了《斯通納》的簡體中文版。

如今，沒有讀過《斯通納》，都不好意思稱自己為文藝青年了。 文：草草

書介

圖文：草草

國宴與家宴

作者：王宣一
繪圖：朱守谷
出版：新經典文化



十三年前，王宣一女士在《中國時報》上發表《國宴與家宴》一文，掀起餘韻不散的迴響。這一切，是源於作者與兄弟姊妹們聚在一起回憶母親開展而來。她們用最日常的方式懷念離世的母親，一起圍桌吃飯、討論母親做的菜餚、懷念母親主持過的一場又一場家宴，說起那些或大或小，或中或西，氣氛卻從未打折的席間。除了家族故事，書中更完整記下江浙菜傳統，出身杭州世家的作者，借用母親的家傳好手藝，把這支中華菜系中最主流的菜式說得淋漓盡致。新版增加詹宏志親自下廚操持的江浙菜——他跑遍台北三大市場買齊王宣一指定的食材、反覆製作請親友們鑑定，重現「國宴與家宴」中五道菜：紅燒牛肉、白菜獅子頭、如意菜、海參燴蹄筋、豆沙芋泥。這份珍貴的菜譜不但有王氏家傳的江浙風味，如今還多了台灣女婿深入其他文化並滋養生情感後創造的風味。

丹麥女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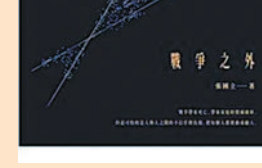
作者：大衛·埃博雪夫
譯者：王敏雯
出版：麥田



來自美國的葛蕾塔為了自由，放棄加州的豪門生活，在丹麥展開藝術家生涯。有天，一名歌劇女伶臨時無法前來讓葛蕾塔作畫，她只得央求丈夫埃恩納穿上女伶的芥菜黃淑女鞋、繫上吊帶襪、套上白色洋裝，充當模特。卻沒想到，從此夫妻二人之間出現了第三者「莉莉」，葛蕾塔不得不思索，丈夫的身體裡面是否真的住了一個女孩？她該怎麼辦？

戰爭之外

作者：張國立
出版：印刻



四十年前，一具被火車碾過的屍體因家屬指認而以「自殺」作結。四十年後，警探雷靈告知死者之子于溇陽，在新竹找到當年已宣告死亡的死者。這是怎麼一回事？一個死人，兩具屍體，真相只有一個。隨著雷靈每周三下午探訪于溇陽的過程中，關於那個複雜的年代裡，小人物的生命流轉、人事浮沉，或嘔嘔嘆嘆，或無可奈何，或袖手張望；故事，終被開啟……

A Different Kind of Daughter: My Double Life Disguised As a Boy to Defy the Taliban

作者：Maria Toorpakai
出版：Bluebird



繼馬拉後，一位女孩勇敢追夢的奮鬥故事。巴基斯坦壁球名將瑪莉亞·托帕凱就展現了運動潛能，然而她出生在巴基斯坦受到神學士壓迫的西北地區。在那裡，女孩被禁止接受教育，更不用說是體育。幸運的是，瑪莉亞的父母十分開明，从小就讓她以男兒身示人，並改名為成吉思汗。她以男兒身份參與熱愛的運動，運動對她來說不只是解放、更是救贖。瑪莉亞的優異表現使她成為巴基斯坦的壁球名將，卻也代表女兒身分必須曝光，她與家人成為塔利班政權追殺的目標。為了活下來，只有逃出去。寫了數千封電子郵件向國外求救，最後在世界壁球名將 Jonathon Power 的協助下，到加拿大接受訓練。現在的她，正往世界壁球選手之路邁進，並致力於為全球受到壓迫的女性發聲。

科幻小說《三體》英文版全球銷量逾11萬冊

新華社電（記者 許曉青）中國教育圖書進出口有限公司有關負責人3日向媒體介紹，截至2015年底，中國科幻小說《三體》系列第一部的英文版在全球銷量已超過11萬冊，銷售碼洋逾200萬美元，取得這一銷售成績，距離該書英文版的全球首發約1年2個月時間。

目前，這部英文被稱為《三體問題》（中文名《三體》）的實體書已有5個版本在國際市場上發行，此外還有有聲書光碟、有聲書下載版、電子書等多種形式發行。中教圖公司出口綜合部總監說，《三體問題》的海外發行成績令人印象深刻。2015年年初開始，該書就接連獲得星雲獎、雨果獎、坎貝爾獎、軌跡獎、普羅米修斯獎等五項海內外科幻大獎的提名，並最終斬獲兩項。多家海外媒體和書評機構以罕見的熱情和篇幅對這部中國文學作品的英文版進行大量報道。2015年出版的《三體問題》英國版還登上了當地多份優秀圖書榜單，並在倫敦書展上受到歡迎。

出版人說，《三體問題》的海外行銷，是中國文化企業在文學「走出去」方面的一次努力探索。《三體》系列第二部《黑暗森林》英文版已於2015年8月在美國出版，第三部《死神永生》英文版則將於2016年8月在海外出版。

《三體》系列三部曲由中國科幻作家劉慈欣創作，其第一部的英文版由華裔科幻作家劉宇昆翻譯。小說描述了一種在半人馬座三星生存的三體人及其三體文明，作者試圖在光年尺度上重新演繹中國現代史，講述一個文明200次毀滅與重生的傳奇。該部小說於2015年8月獲雨果獎最佳長篇故事獎，這也是亞洲人首次獲得世界科幻文壇最高獎。

